

史記



司馬相如

汲黯鄭當時

淮南王衡山王

儒林

循吏

董仲舒胡毋王

韓生伏生

申公轅固生

瑕丘江生附

李離

孫公儀休

十九



史記卷第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五十七

衛霍傳次何奴傳後何也衛霍伐何

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南夷傳後何也相如通西南夷者也

楚鍾惺批評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家長卿少時好讀

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

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

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

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學校藏書

司馬相如

史記卷第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傳

隋中今是千古
第一憐才好色
人一段狡捨非
惟爲相如擇婦
亦深念文君之
夫所歸耳非深
情人不矣

莊思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并官之遊友之入之士因病免客游梁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
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宴相如歸而家
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
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
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
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
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又中計二人乃
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

氏客以百數此段之數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
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
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
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
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
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
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
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文君心眼先識相如恐不得當此時卓王孫富人見

識有臨叩令一殺作用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令故予女則亦嫁妾之節耳何以表

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於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叩殺中

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卓王孫大怒曰女

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

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叩

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

俱之臨叩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

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

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

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

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

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

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

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

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得士上讀子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爾時哉得意

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

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
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
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
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之苑囿其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
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
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

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
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
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揜兔
麟鹿射麋腳麟驚於鹽浦割鮮滌輪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
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幸有餘年時
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

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
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
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
其山則盤紆崑巒降崇嶽嶽參差日月蔽
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
土則丹青赭壁雌黃白垩錫碧金銀衆色炫燿
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瑀城功玄
厲瑛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

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博且其南則有平原廣
澤登降隨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
高燥則生歲蘄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溼則生藏
菘蒹葭東薺雕胡蓮藕菰蘆菴蒿軒茅衆物居
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
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
鼉瑇瑁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榷枿豫章桂
椒木蘭蘂離朱楊檟桐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則
有赤猿蠓蜂鷓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

虎玄豹曼曼，羆豺兕象，野犀窮奇，猥誕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千將之雄戟，左鳥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織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憐叩叩，蹙距虛軼，野馬而轉，駒駘乘遺風，而射游騏，儵聃淒冽，雷動標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翔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視受誦，殫賄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揜紵綺，雜織羅，垂霧縠，襞積塞纒，紆徐委曲，鬱撓谿谷，紛紛緋緋，揚袍卹削，蜚織垂鬢，扶輿倚靡，喟呶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紉，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珊瑚，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鷁鷁，微增出，織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鷁，下玄鶴，加息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揚桂楫，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珣，鈞

紫貝、撥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
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琅琅、礧礧、若雷
震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
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縱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
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
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
輿、脗割輪漈、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
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王悉發境內之

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
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
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
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
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
宥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
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

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蒂介。若乃傲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莖，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

外私肅慎，掘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是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漭，出入涇渭，鄠鄠滌滌，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

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決
莽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
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漑渾渟潏潏滂
瀾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澎湃沆漑穹隆雲撓
蜿瀾膠戾踰波趨汜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
滯沛臨坻注壑澆潛賈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磕
潏潏淈淈拾漑鼎沸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悠遠
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翔
徐徊翫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鯀鱓鱗離鯢鱖鮪鮪鰈鰈鰈鰈鰈鰈

尾振鱗奮翼潛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

明月珠子玃璅江靡蜀石黃瑛水玉石砢何磷磷

爛爛采色皓吐叢積乎其中鴻鸞鸕鶿鵠鵠鵠鵠

鳴駮駮駮目煩驚鸕鶿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唼喋

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從崔巍差峩深

林鉅木嶄巖參差九變巖薛南山峩峩巖陀廡

錡摧峩崩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豁呀豁闢阜

陵別島、歲魄哀魂、丘墟屈扁、隱麟鬱嶠、登降施
靡、陂池獬豸、沆溶淫鬻、散煥夷陸、亭臯千里、靡
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蘼蕪、雜以流
夷、專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象木、射干茝薑、蓂
荷葳橙、若蓀鮮枝、黃磔蔣苧、青蘋布獲、閎澤延
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
斐衆香、發越盼嚮、布寫睠曖、苾勃於是、乎周覽
泛觀、瞋盼軋洑、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
日出東沼、人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

波、獸則獮旌、猓犛沈牛、塵麋赤首、園題窮奇、象
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獸則麒麟
角觶、駒駘橐駝、蛩蛩驪駃騠、驢騾於是、乎離
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椽壁
璫、輦道纒屬、步櫺周流、長途中宿、夷嶽築堂、纍
臺增成、巖突洞房、兔杳眇而無見、仰攀榛而捫
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楹軒、青蚪蚴蟉於
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罔蕪於間觀、僿佺之
倫、暴於南榮、醴泉溢於清室、遙川過乎中庭、槃

石襍崖嶽巖倚傾。峩峩磔磔。嶸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曙玉旁唐。瓊編文鱗。赤霞駁榮。雜甫其間。垂綬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棗。枇杷燃柿。檉棕厚朴。檉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棗。榕檉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鮑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枕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檉櫛。華汜櫛櫛。留落胥餘。仁頻并闕。欒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稜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

參。訖阮衡。開河垂條。扶於落英。幡纒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聶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並虎。旋環後宮。雜選累輯。被山綠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雌櫻飛鷗。蛭蝟。蠅蠕。蠅蠕。蠅蠕。胡穀。蛭樓。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躡稀闕。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

子校獵乘縷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
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駿乘扈從橫行出乎四
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
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離散別追淫淫裔
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
足野羊蒙鵠蘇袴白虎被幽文跨野馬下磧歷
之坻徑陵赴險越壑厲木推蜚廉弄解豕格取
蛤鏗猛氏腎驥裹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翻

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
潭促節儵夏遠去流離輕禽楚履狡獸轄白鹿
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警繁羽
滿白羽射游臬標蜚虞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
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颺
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雞迺孔鸞促駿驥
拂鷲鳥捎鳳皇捷駕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
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闔乎
反鄉履石闕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下棠梨息

宜春西馳宣曲濯鵝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
大夫之勤略鈞籥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轆
轢乘騎之所蹂躪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
欲驚憚惛伏不被剝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
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
之臺張樂乎輶輅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
鉦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
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
谷爲之蕩波巴榆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

舉逝奏金鼓迭起鏗鎗鏘磬洞心駭耳荆吳鄭
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續
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
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
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都靚莊刻
飭便嬛綽約柔橈嬛嬛斌媚娉嬋世獨爾之禴
褊眇閻易以戍削媼姣徽循與世殊服芬香漚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睂連娟微
睇絲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醕天

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秦奢後朕以覽聽餘聞無事齊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

又各自體體各有宜子虛賦體也以巨麗爲名原本山川稱引物產其語音艱滯字句繁複處讀之俱不厭而未章曲終奏雅反覺索然黯然而所謂儒冠而胡

鸞游乎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翔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

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圍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
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
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
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
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
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

相如檄蜀辭近
於爲主飾非然
其言實有體事
勢至此不得不
然其失在通西
南夷不在檄蜀

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
通夜郎西僂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
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
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
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
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
來享移師東指闕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南夷之君西僇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
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
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
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
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
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
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

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
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
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
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秩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
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

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
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
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
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
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
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
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
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
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
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
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
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
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
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傳
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懷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上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

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贖。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盡陳其

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隄隴而不安。夏后氏臧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瞻蓄，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其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
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
之賓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
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
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

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纒號泣內嚮而
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
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盤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
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風德二方
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
若徼泔河鏤零山梁孫原劍道德之塗垂仁義
之統將博恩廣德遠撫長駕使疏遯不閉阻深
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視聽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聞靡徒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
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
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
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遁也且夫
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櫂之變而
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
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
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
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
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
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
登陂池之長阪兮塗入曾宮之嵒嵒臨曲江之
墜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崆崆兮通
谷澹兮谿瀾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
衍觀衆樹之塢蔓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

亦行風

同馬相如傳

今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公歷弔二世，持身不謹，
今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公宗廟滅絕，嗚呼哀哉，
操行之不得，公墳墓蕪穢而不修，公魂無歸而
不食，復邈絕而不齊，公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
而飛揚，公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爲
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
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
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
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

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
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輕
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
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幃，
兮，捭彗星而爲鬚，掉指橋以假蹇兮，又旖旎以
招搖，攬攬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沓渺
以眩漭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螭略，
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蚺蠖，低邛天嶠，据
以驕驚兮，誦折隆窮，蠖以連卷，沛艾赳螘，佗以

伶儼兮。放散畔岸。驥以辱顏。踰躐暢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奠以梁倚。糾蓼叫莽。蹋以饜路兮。蓑蒙踊躍。騰而狂趨。葢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園。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滂溷。斯征北倚。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霧氣而

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迷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澠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靈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崩嶮。鬼磔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

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
望崑崙之軋沕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
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閭風而搖集
今充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
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
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
都呼吸沆瀣飡朝霞兮嚙咀芝英兮噉瓊華媿
後薄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

今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
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
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
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悄恍而無聞
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旣奏大
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
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
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
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

數語回翔縷繞
無限深情在裡
用數書字說得
甚於重書爲長
卿作聲價

相如死矣封禪
文復何所希哉

不過胸中有此

篇好文字遇

好之知己之主

不能自忍其文

士氣習以文取

禍尚不辭何暇

慮及身後之寵

哉

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患，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遐聽者風聲，紛紛蕪蕪，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罔則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邈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其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遂

涌原泉沕瀉漫衍旁颯四塞雲_音霧散上暢九
垓下泝入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節飄逝邁陝游原迴闕泅沫首惡湮沒闇昧昭
哲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罔騶虞之珍羣徼
麋鹿之怪獸渠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脩共抵之
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
接靈圍賓於開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枕
休之以燎德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

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
仁育羣生義征不德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
不特剗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
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
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
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
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世而
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

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
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
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
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與也願陛下全之
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
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摠之無窮俾萬世
得激清流揚微波蚩蚩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
未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

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
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
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
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唯濡之汜粵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
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
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駸駸睦睦君子之
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橫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託寓論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競競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輿。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察后土。八年。

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者。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

論者著于篇

Blank columns for commentary 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楚 鍾惺 批評

淮南衡山列傳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八 淮南傳

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
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
王、志、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
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
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
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
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
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
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

辟陽驕蹇不可
爲訓然代爲酒
辱討罪亦是千
舌快事足明漢
之失刑耳

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
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卽白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
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
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
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
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

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

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宰。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

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理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囚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

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人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蓆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

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

上曰爲之奈何。蓋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

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三分之一。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

此相守識不凡
亦社稷戶也親
此任被其不足
評矣

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
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
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
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
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
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
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
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

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畔逆亦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
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
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
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開卽宮車一日晏駕非
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諗王曰先吳軍起時彗
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大

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許弗愛、三

月不同席，王乃詐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南河南治，逮淮

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
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卽訊太子當是時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
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
王王使人候何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
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
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
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
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卽

如太子謀詐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
斥靄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
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靄被等
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
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
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
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
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卽賀
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

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

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前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

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
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
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
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
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
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
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
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

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
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
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
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
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
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
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
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
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

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
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
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智天下不
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
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
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皇德傳無窮
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
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

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
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
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
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
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
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
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
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
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諾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

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
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
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
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
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
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
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
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

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微告
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
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
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
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
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
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
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
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
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
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
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
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
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
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
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
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
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
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
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
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
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

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
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
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
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
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
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
願王熟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
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
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

穎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
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
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
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
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
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
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
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沈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

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

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

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

注：南主，意在此。二、字，假足，被也。

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
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
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
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
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
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恆被詎
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
人卽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

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
火至卽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
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
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卽無應奈何被曰
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
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
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

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囚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
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
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
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
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
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
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自許太子。

太子卽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史，因告與淮南王
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
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
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
賜淮南王弟也，當坐牧，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
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
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
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其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
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焚惑百姓倍畔宗廟
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
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
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
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
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
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
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
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謀反被罪無赦
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

扶之其

後分解之明

少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
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

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郤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

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姪、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

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狠于此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承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

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鑊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

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鄧約束，反具衡山王印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軺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

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太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

亦坐盡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
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
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
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
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
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卷第一百一十八

衡山傳

大來堂

史記卷第一百一十九

史記卷第一百一十九

楚 鍾惺 批評

循吏列傳五十九

以錄春秋戰國子書之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

循吏五人為相者四焉少知法霸為丞相功名減於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為二漢去古猶遠矣夫吏事不壹

史記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傳

大業堂

折也謂宰相
必不從吏事中
出可乎哉

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
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
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
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
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
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

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
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
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
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
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
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
不提摯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

史記
卷五十九
循吏傳
二
大來堂

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
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容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容
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
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

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
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
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
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
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
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

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斧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汲鄭列傳六十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至簡七世其多即

汲黯

有罪張李離曰理在法失則刑失死則死公
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一亟裝即各立李將齒錄而升險晉文以五國志
引兼哭公難于具汝亦而率訪遠百餘緡文而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

楚 鍾惺 批評

汲黯列傳六十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
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
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
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此○字○識○力○便○是○矯○

制、發、衆、振、木、

根、妙、其

史記 卷一百二十 汲黯傳

張樂事老成謀
慮人知難之持
正不知其能達
釋也招不來廢
不去他社稷臣
也於此看出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是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
罪○聖○上○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黜耻為令病歸田
里○聖○上○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
內遷為東海太守黜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
清靜○大○臣○用○人○而○不○自○凡○處○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黜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
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

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黜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
能容人之過令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
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
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黜見蚡未嘗
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黜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汲黯傳
二
大來堂

武帝得人最盛
所許社稷臣獨
難一人不願不
死
霍光事而以屬
黠使黠爲之大
節下其黠文理

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黠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重黠亦在此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此發問本意

平曰一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吏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語○毒○而○快○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

史記
汲黯傳

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尚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

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

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莊助言黯招不來，庶不去黯一知己。

也武帝稱社稷臣黜一知已也淮南王反憚黜守節家制廷所疑黜一知已也淮南王反憚黜守節亦義難惑以非又黜一知已也淮南王反憚黜守節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黜之言益不用始黜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黜同位黜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黜時丞相史皆與黜同列或尊用過之此語黜心不能無少望凡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問黜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黜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黜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黜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黜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及黜傳 五 大來

中○清○卑○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寒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

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國○時○如○此○實○社○稷○臣○心○勝

黠侏百出於世
故可及人亦不
能不以善之

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
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
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
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
黯北○處○市○黯○始○矣
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
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
侯相。 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

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比
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
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
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
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虎聲。
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舉動驚人。後人亦不免。以為其制。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內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王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

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此○語○有○深○意○對○客○善○士○非○真○見○有○味○不○亂○變○作

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

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

說○妙○品○目

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

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

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

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多。通

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鄭莊時傳 大來堂

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士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闕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

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楚 鍾惺 批評

儒林列傳六十一

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薦舉富之路，未嘗不感而歎也。曰：嗟乎！大則室衰而闕，雖作由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道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

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在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鳥子孫以莊故。子二千石。六人焉。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廷無不車。及罷。廷無車。門外可設者。羅雀。翟公復爲廷尉。廷無不車。一貧一富。一貴一賤。交游之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儒林列傳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

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

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

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
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
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
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
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
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
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
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
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
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
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
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典禮以爲天下
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

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
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薦賢以風四方
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
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
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第

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

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
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
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
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
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

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

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止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日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

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

此語亦粗世

亦妙於此

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
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
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
賢良徵固諸訣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
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
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
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本轅固生也諸齊人
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
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
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
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
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

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存。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

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俱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

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
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
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
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歿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

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
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
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
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
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
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暇

丘江生爲敕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奪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
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
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
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適者至于命大夫爲
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
學至大官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三

